

人口學刊
第 32 期，2006 年 6 月，頁 43-81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No. 32, June 2006, pp. 43-81

性別角色的跨國思維： 以布理斯本的一點五代臺灣移民為例

徐榮崇* 葉富強**

*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副教授。

** 澳洲昆士蘭大學人類與社會學系副教授。

收件日期：94/08/11，接受刊登：95/05/05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從性別的角度，探討跟隨父母移居澳洲的一點五代臺灣移民，在面對就學與就業、交友與婚姻上，如何展現其跨國性的思維，並希望能引起廣泛的討論。

透過 2001 年澳洲普查資料以及針對 20 位移居澳洲布里斯本一點五代臺灣移民的深度訪談後發現：受到傳統文化（尤其是家庭觀念及家長態度）、臺澳的社會環境以及同儕影響，臺灣出生一點五代年輕移民的跨國性思維特徵明顯，這使得不同性別在移居地所展現的行為特徵與決策有所異同。舉例而言，家長與子女均會受傳統性別觀念以及考慮未來就業出路影響，去評估所就讀的科系是否符合性別角色及當前臺、澳二地未來就業市場需求，其結果導致男性偏重理工科系，而女性偏重人文科系。從事的職業類別對臺灣人而言，是一種社會自我認同的表徵，尤其是男性。男性面對在家庭、社會及自我壓力的傳統觀念束縛下，要找到自己認為合適工作的空間及彈性比較小。而女性比男性容易放下身段，而且也比較能接受轉換職業，因此對於行業與職業的選擇較為寬廣且彈性。

一般而言，男性與女性的交友對象的差異不大，但對於婚姻而言，男女之間就有了差異。受訪者在婚姻方面多希望自己未來結婚的對象是臺灣人和最好是和自己背景相似的人。男性會考慮另一半的語言和文化背景是否能讓父母或家庭接受，而女性則比較彈性較不排斥外國人。

關鍵辭：性別、跨國主義、一點五代移民、臺灣移民、澳洲

Gender Role and Transnational Thinking among '1.5' Generation Taiwanese Migrants in Brisbane, Australia

Jung Chung Richard HSU* and David IP**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se, through gender roles, the lives of immigrated Taiwanese youths in Australia. Four particular facets of their lifestyles will be explored, these being education, occupat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marriage. A key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observe and understand the transnational values, ideologies and perceptions these young immigrants display, and the facets of their lives in which these distinct culture identities will become apparent.

The primary data sources of this research are derived from the 2001 Australian Census and twenty in-depth interviews of Taiwanese youths in Brisbane.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studies, many significant issues became apparent. It was found that in tertiary fields of study, males were much more inclined toward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lated fields, while females generally chose fields in humanities and services. These distinctly different field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imposed by the cultural values of Taiwan and their parents who advocate them,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s well as their social environment in Australia. It was also apparent that the field of study selected by these immigrated youths determined their future occupations. For both genders, perceived identity and social position were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the selection of occupations.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the males feel that their family duties and personal expectations are greater than females, causing them to have a more limited occupational choice.

In genera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ttitudes toward social relationships were minute, however when the topic of marriage arose, not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enders arose. When asked about prospective spouses, the male interviewees generally shared a preference for Taiwanese women or Asian women who have similar cultural experiences as themselves. This preference was found to be effected by the issue of how a prospective spouse' language and culture would impact their families. Conversely, female interviewees exhibited more flexibility and acceptance to the notion of a foreign or Australian spouse.

Key Words: Gender, Transnationalism, 1.5 generation, Taiwanese migrants, Australia

壹、前 言

本文主要自性別角度切入，探討於臺灣出生，跟隨父母移居澳洲的年輕移民（在此我們稱之為一點五代移民），在面對就學與就業，交友及婚姻上，如何展現其跨國性的思維，並希望能引起廣泛的討論。其內容主要述及跨國主義、國際移民第二代以及性別角色三個領域。

一、跨國主義與移民

過去對移民（migrants）的概念，總認為是需要遠離原居地（original country），並斷絕與家鄉的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和文化臍帶（cultural tie），更需要試圖融入移居地（destination）的社會、文化、經濟及政治體系，且認為移民後的新環境是他們的鄉土（homeland）（Levitt and Waters, 2002: 5）。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為，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已不再被視為是一種單向的遷移過程。移民不但結合了兩地的社會網絡、活動及生活型態，而且還打破了自然的界線，將兩個不同的社會結合成一個社會（Glick-Schiller, 1997: 158）。這是移民者在建立社會領域（social field）時，將原居地與移居地連結在一起的過程（Glick-Schiller *et al.*, 1992: 1；Fouon and Glick-Schiller, 2002）。進一步而言，由於科技的發展，促進了兩地間的交通及聯繫，同時亦改變了人們對時空距離的思維模式。雖然移民已遷入移居地，但仍可透過低廉的電話費用、衛星電視等來掌握原居地的脈動與信息。同時，頻繁的空中運輸，更有助於往返原居地與移居地。是故，移民到達移居地後，仍可與原居地的母社會保有密切的往來（徐榮崇，2002）。正如社會學者 Portes（1996）所認為，與其說早期移民缺乏對家鄉的歸屬感，倒不如說今昔移民之不同，在於先進的通訊管道與運輸系統增進了他們對家鄉種種需求的機會。因此，這些移民越來越喜歡保有他們與原居地的的聯繫，在移居地建立起新社會，並與原居地間進行著頻繁的人力、資金、技術、產業、貿易、文化、政治等活動（Levitt and Waters, 2002: 5）。Guo and Iredale（2003）認為許多澳洲臺灣移民都有家人或近親在臺灣，有些人甚至在臺灣還有家庭事業。他們會以定期回臺

探訪、經常與臺灣的親友連絡及透過報紙、網路等方式維持和臺灣的連繫。這些臺灣移民在澳洲和臺灣之間往返的生活方式，不僅滿足了家庭的經濟需求，也降低了移民無法融入當地社會所產生的不適應和困擾。此等現象，學者 Smith 和 Guarnizo (1998) 以及 Faist (2000)，前後相繼提出跨國性的社會領域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 與跨國性的社會空間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等理論來探討。也正因為這樣的跨國性思維，使得許多學者相繼投入「跨國主義」的研究。

二、第二代移民與跨國主義

1998 年春天，學者 Peggy Levitt 與 Mary C. Waters 邀集了研究跨國主義的相關學者，於哈佛大學進行了一場主題為美國第二代移民 (second generation) 的研討會。並於 2002 年編輯了「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書中為跨國主義以及第二代移民做了註解，並提出在跨國主義思維下，第二代移民的研究方法、研究困境及未來的研究方向。近年來，相關學者亦陸續在跨國主義的基礎上，自不同角度與議題來探討第二代移民。Levitt (2001, 2002) 研究愛爾蘭、多明尼加與印度的第二代移民跨國型態 (transnational participatory patterns) 發現，其主要的影響因素為：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s)、生命歷程 (life-course) 以及階級與種族的特徵 (class and racial characteristics) 等三項。Smith (2002) 研究自墨西哥移民美國的第二代亦曾指出，生命歷程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同時亦認為種族、性別與階級 (class hierarchies) 影響著他們的跨國性活動。

在認同上，Fouron 和 Glick-Schiller (2002) 研究移民美國第二代的認同問題，認為個人 (personal)、家庭與社團 (organizational connections) 是影響第二代移民認同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認同感 (identity) 更形塑造 (formation) 於種族 (racial)、族裔 (ethnic) 和國家 (national) 此三要素。Espiritu 和 Tran (2002) 則對跨國主義提出不同的思維，他們認為跨

國主義並不單指在實際行動上具有跨國性，同時在成像¹ (imagines) 上也包含了第二代移民對原居地的記憶及文化的探索與渴望。Fouron 和 Glick-Schiller (2002) 認為，當二代移民越了解自己的家族史與故事，就越能整合這些故事和經驗至自我的概念中 (self-concepts)，其結果可能使第二代移民繼續進行跨國性活動，或重新思索並面對他們的移居地。Wolf (2002) 研究菲律賓旅居美國的年輕移民指出，族裔自我認定的過程與第二代移民本身的實際 (real) 學習經驗有關，亦和其家長對第二代移民所提到的家鄉相關論述所形成的意像 (image) 有關。Glick-Schiller 和 Fouron (2001) 認為，由於社會對於不同膚色的接收度仍低，為了能找尋到自我的社會地位，讓移民更易與來自於同一原居地的社群結合在一起。Vickermen (2002) 研究紐約市的西印度第二代移民時發現，他們明顯的聚集在一個跨國性的社會空間中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同時已重新建構起完備且具效率的文化體系，致使第二代移民在接觸他們的家鄉 (homeland) 時，不再需要回到自己家鄉的原居地，也正因此反而削弱了他們進行實際的跨國性活動 (actual transnational practices)。Light (2001) 指出，當移民在同時保有並參與原居地和移居地的活動時，他們無法完全的投入兩邊的活動，因為他們發現居住在多元的地方 (multiple localities) 也可能產生多元的認同問題 (multiple identities)。因此，跨國性的移民不僅對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忠貞對象，同時對於家 (home) 意義，也有著複雜且多面向的看法。也就是說，當移民面對在不同的處境時，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是會隨之改變的。

「身分」是一種再現，將人們形塑成為新的主體，使人們得以發聲的立場，即當我們在問「我是誰」的此刻，不僅在於建立一個肯定的身分，所指稱的「再現」更強調一種策略途徑，可作為開展新的發言管道的用途。因此，當討論到身分認同的問題時，其立足位置及身邊複雜的網絡同時會形塑出一個「我」的形象，而當牽涉到身分不確

¹ 指幼年時形成後一直保存未變的理想化概念。

定的問題，如移民對自身歸屬性的認定時，身分又成為「從哪裡來」、「身在何處」之不定性的意符。Hall (1990)

因此，這讓移民者有了多重認同 (multiple identities) 的機會 (Al-ali and Koser, 2002: 3)，也可能導致移民在融入當地社會時所展現的不積極態度，對移居國的國家認同及公民義務 (citizenship) 的看法，也產生相當程度的減弱與衝突 (徐榮崇，2002)。

另一方面，這彈性的身分認同，也是他們在融入當地文化與同儕團體的助力，而成為他們競爭的優勢。事實上，移民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特殊背景，其身分及文化傳統往往隨著空間的轉換，同時受到固有文化與新文化的衝擊，不斷地進行融合與再現，而呈現動態的過程。正如 Brody (1970) 所說的，他們的內心可能同時啟動了防衛和調適的機制，但無論接觸過程順利與否，尋求一種自我歸屬的感覺總是人性中所企盼的，移民在追求認同的過程中，會找到適合自己的定位，並在兩地文化的衝擊之下，建構出移民們獨特的、混血式 (hybridization) 的文化風格。除了獨特的文化風格外，臺灣年輕移民不僅到澳洲後繼續升學並取得高等教育學歷，同時他們又保有流利的母國語言，這相對於一直對澳洲市場陌生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是年輕人們打進入澳洲勞動市場有利的條件。再則，同時擁有國外學歷與流利的雙國語言，對於年輕移民回流臺灣或轉往第二地就業，不啻也是一項優勢 (Guo and Iredale, 2003；廖佩君，2005)。

三、性別角色與移民

早期有許多關於移民經驗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性別間的差異，常將移民經驗視為相同的 (Young and Madden, 1992)。Delaet (1999: 1-10) 指出，女性在國際移動研究當中長期被忽視，並認為她們多只扮演著追隨男性親屬移動的角色，他們的經濟貢獻也被低估。然而近年來，有許多各領域的學者開始針對不同的議題從性別角色進行相關研究。如性別在家庭中的遷移決策、婚姻、經濟負擔、家人照料、生活適應所扮演的角色 (徐榮崇，

2002；Hardill, 2002；Zlotnik, 1995；Katz and Monk, 1993），性別在國際勞動力遷移的研究（Cheng, 1999；Truong, 1996；Gregson and Lowe, 1994），性別在移民工作上扮演的角色（Ip and Lever-Tracy, 1999；Salaff, 1997；Hanson and Pratt, 1995），性別在移民社交關係的研究（Momsen, 1999；Yeoh and Khoo, 1998；Kibria, 1990），性別與跨國主義的研究（Chiang, 2004；Avila, 1997；Alicea, 1997），性別與政治參與的研究（Rocheleau *et al.*, 1996；Jones-Correa, 1998），性別與跨國婚姻研究（Cahill, 1990；Richard, 1991；Penny and Khoo, 1996；Morrison *et al.*, 1999）等等。

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認為，直接強化性（direct reinforcement method）、模仿和觀察學習是獲得性別定型性行為的基礎（時蓉華，1998：198）。小孩之所以會表現出合於自己性別的行為，是由於報酬（相合的行為）與懲罰（不合的行為）的關係。例如男生學媽媽化妝或娘娘腔就會被嘲笑，而若像爸爸一樣表現勇敢就會被獎勵（Mischel, 1970）。又如男孩在玩洋娃娃時，父親和朋友會表示不認同，但女孩有時可以玩得像男孩（tomboy），卻不會遭非議（Langlois and Downs, 1980）。另外，小孩是透過模仿的方式來學習性別的行為，例如，它們多以與自己同性別的父母做為角色楷模（role model）。同時這行為也受到社會與文化力量所影響，例如他們會觀察或在意同儕或其他人對他們的觀感。Best 等人（1977）的研究實驗結果顯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美國十一歲小孩認為，軟弱、情緒化、賞識力、溫柔、心腸軟、熱情、多話、善變及溫和，可能是形容一位女性；而強壯、進取、無秩序、殘忍、粗線條、冒險、獨立、有野心和強勢，可能是形容一位男性（Gleitman and Reisberg, 2004）。

然而，社會學習理論的觀點也認為，性別角色的典型應該會隨著文化與社會態度的轉變而改變。在不同的情境下，社會對於男性與女性的容忍度也會有不同的標準，如在男尊女卑，男主動女被動以及在性的態度上，社會對於男性卻是比較寬容的（林芳玫，2004：24-25）。另外，在主張獨立不受他人拘束與影響的自由主義思潮下，女性主義者認為社會化的作用

力會將一些價值強加於兩性身上，而使得不同性別扮演著一些社會所認為他們應該所扮演的角色，如女性當一個稱職的家庭主婦或男性當一位優秀的工程師。姑不論這「家庭主婦或工程師」的角色是他們內心深處所「真正」的意願或是「虛假」的意願。我們必須同時關心的是，在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觀點下「這是不是他們自己想要的生活」，以及他們如何經歷這社會化的過程，使得某類人較易成為護士、秘書或家庭主婦，或是另一類人較易成為醫師、行政主管或是工程師。再則，自由主義所重視的是到底女性是要自己在工作上爭取高薪，還是在婚姻市場上爭取高薪的男性，或是找一位條件平庸，易受控制的丈夫？哪一個較符合自己的利益？這是在自由的意願下，同時檢視個人和社會的互動關係，才能明白其中道理（林芳玫，2004: 24-25）。但值得一提的是，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者認為自由主義者所要求的平等，不容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運作的，因為他們忽略了性別角色分工的現實以及女性養育小孩及照顧家庭成員的生活價值。對女性而言，托兒或請產假等是女性在生活價值上的肯定，但對資本主義而言這都是要花錢的（Donovan, 1987: 82；Jaggar, 1983: 135, 306；范情，2004: 206）。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者認為，父權制度誇大了生理上的差異，確保了男性支配的角色。同時社會藉由刻板化的過程，使女性接受其次等的地位。而社會透過了社會化使兩性順從所規定的氣質、角色、地位等，而且女性亦將這套想法內化，而認為自己不如男性（Millett, 1970: 32-33；王瑞香，2004: 127）。邱淑雯（2005）指出日本學者笠間千浪從做為移民的積極價值，也就是移民特有的存在、行動、思考方式等這個觀點，研究英國曼徹斯特巴基斯坦第一代女性的社會網絡，以及由此產生性別權力關係之變化。其結果發現，女性主導的移民社會網絡仍是站在支持先生、維護家庭名譽的立場，以及在男主外女主內、男尊女卑的社會價值觀底下運作，第一代的這些女性移民，只是利用和男性的差異以及在男性認可或期待的範圍內，尋求自我的權力與價值。

以上觀點顯示了父母、同儕和社會化力量對於性別角色的認定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而這觀點對於跨國移居至海外年輕移民而言其作用力又是如

何？Pallotta-Chiarolli（1989）探討移居澳洲的義大利第二代年輕女性移民，在面對家鄉舊觀點與現代新女性觀點間的衝突時，亦認為父母往往在其衝突過程中扮演了具有權威性的重要角色。余德惠、顧瑜君（1991）以美國為例，提到在異文化之下長大的 ABC²小孩與在臺灣長大的父母在觀念上的代溝，亦屬於一種文化衝突。例如中國父母普遍認為「孝順」、「聽話」是一種美德，但是在美國受教育成長的子女卻認為這種思想是不合理的。陳芳惠（1987）在研究洛杉磯華裔移民的文化不適應現象時也發現，兒女反抗意識強的，則父母的文化不適應現象也相對提升，甚至互為因果，形成上下兩代對立。廖珮君等人（2005）指出，在澳洲，臺灣家庭也會影響年輕移民的認同，許多年輕移民的父母會要求他們在家講中文，訓練他們的中文聽、說、讀、寫能力，並灌輸他們一些傳統價值觀，如節儉、孝順、不忘本等。雖然他們也會因為接受澳洲文化程度較深而與父母有不同的價值觀，甚至產生爭執，然而他們還是會在無形中受到父母的影響，例如：對家庭的重視、考慮未來的結婚對象是否為華人、尊重臺灣的傳統價值觀等。因此，移居年輕移民在面對原居地和移居地不同的社會背景時，便常發生和父母間某些程度的順應與衝突現象。

貳、背景與問題

1972 年澳洲政府施行多元文化政策³，從 2001 澳洲普查統計資料中得知，澳洲共吸納了 185 個國家與地區的移民，海外出生人口占了全國出生人口的五分之一強，這使得現在的布里斯本市展現了異國的生活與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舉臺灣移民為例，則以布市南區的 Sunnybank 週遭地區最具代表，Sunnybank 素有「小臺北」之稱，當地遍佈華人色彩，諸如華文報紙、廣告招牌、亞洲食品店、臺灣小吃餐廳等。同時，當地的

² 即 American-born Chinese，指在美國出生的華人。

³ 多元文化，通常指的是「多種族裔」（multi-ethnic）或「文化的多樣性」（culturally diverse），也就是說，每個社群在描述澳洲社會（Australian society）所用的語辭上，都會有一些些的不一致（National 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uncil, 1999: 41）。

學校亦有許多出生在澳洲或從小隨父母移居澳洲的各國小孩，下課時，他們彼此交談玩樂，同時也夾雜著不同國家的語言，從他們的午餐中仍可發現，義大利麵、玉米脆餅（*tortilla*）、米飯、麵條、壽司等不同國家的料理。

臺灣移民自 1980 年代初期開始大量移居澳洲，到了 1990 年代達到高峰，根據澳洲普查資料得知，澳洲在 2001 年共有 22,418 位臺灣出生（*Taiwan born*）的移民，他們大多是以商業移民的身分申請，主要原因大多是為了尋求更好的子女教育及生活環境（*Ip et al.*, 1998；*Wu et al.*, 1998；*Schak*, 1999；姜蘭虹、徐榮崇，2000；徐榮崇，2003；徐榮崇、姜蘭虹，2004）。因為，較佳的教育程度被視為是向較高的社會階層流動（*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主要途徑（*Hardill*, 2002: 79）。似乎家長主觀的以為，不管小孩的程度如何，來到了澳洲應該都可以讀得很好，並且符合澳洲主流社會所認定的高成就亞洲學生（*high-achieving Asian students*）（*Jayasuriya and Kee*, 1999: 43）。

這些跟隨父母一起移居澳洲成長的小孩，我們稱之為一點五代移民（*Levitt and Waters*, 2002: 12），也就是本文所探討的重點，為的是要和在澳洲出生的第二代移民有所區隔。有學者認為，跨國主義的研究對於第一代移民而言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到了第二代移民將會持續的減弱（*Levitt and Waters*, 2002: 5），因為對澳洲出生或很小就移居澳洲的小孩而言，母國（*homeland*）的概念對他們而言是模糊且印象不深，其實已經有許多第二代移民不曾想過回母國居住，他們認為母語已不流利，在認同上也與母國漸行漸遠（*Levitt and Waters*, 2002: 20），因此本研究認為對於過渡的第一點五代的研究是有其意義的。

隨父母自臺灣移居澳洲的第一點五代移民，他們多在被動的情形下，不得不放棄和臺灣社會的關聯，在多元文化澳洲的社會環境以及開放的教育體系中生活、學習、受教育，重新接受新文化和新朋友，並尋求家長眼中所認為的高品質教育（*quality education*）。雖然他們從臺灣教育體制的枷

鎖中得到了解放，在較「人性化」的英語環境下學習與成長，並因為語言的關係使得他們能在未來發展上更開闊，更具國際觀，且能在不同的文化與社會中伸展觸角。同時，他們除了必須接受新的社會與文化外，還必須承受來自於父母的傳統中國思想，以及父母因移民適應所產生的各方壓力，這讓他們在移居地進行自我的文化改觀過程（*process of acculturation*）。而且這些小孩也因為父母的關係，展現了高度的跨國性思維，在就業及生活上與原居地社會仍保有相當高程度的互動，更由於父母的高教育水準和收入，讓他們接受著來自第一代的文化、社會網絡、價值觀及就業機會等的社會資產（*social capital*）（Portes and Zhou, 1993；Portes and Rumbaut, 2001）。故而，他們在澳洲生活的行為表現上必須兼具澳洲與華人文化。

由於第一代移民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經濟環境、社會規範和人際關係與移居地人民有著某種程度的差異，再加上祖裔的不同，使得同種族的人會趨向集中在一起。徐榮崇和姜蘭虹的研究發現（徐榮崇，2002；徐榮崇和姜蘭虹，2004），澳洲臺灣移民在廣大的空間下有著緊密且地方性的社會網絡，他們通常會因方便與臺灣人連絡而降低了他們和澳洲人接觸的機會，如此也可能造成臺灣移民在澳洲社會的孤立性。姜蘭虹和宋郁玲（2001）也認為華人間的社會網絡有助於臺灣移民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並舉出臺灣人開設的超級市場、安家公司、旅行社等例子來說明這些行業與移民網絡的相關性。究竟，族群集中對移民而言是利或弊，不少學者曾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如 Coughlan（1989）認為：少數祖裔集中住在被當地主流社會所包圍而形成的「*enclaves*」和少數同祖裔人居住在一起的「*ghetto*」並無差異，因為這群人還是無法融入澳洲的主流社會。Hugo（1995）對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新移民進入澳洲社會後，經由相同語言及相同文化背景人們的幫助，可突顯出祖裔集中地在調適過程中扮演的正面角色。

然而，我們關心的是這情形是否也發生在年輕移民身上？事實上，並非所有年輕移民的人際網絡都會呈現祖裔（ethnic）集中的現象，許多年輕移民在澳洲的人際網絡是以具有相同背景、共同話題、文化相近等因素來形成其社交圈。由於他們具有較上一代更好的英語溝通能力，因此當周遭環境沒有同樣來自臺灣、和他背景相似的移民時，他們就會趨向和背景次相似的人在一起，例如擴大祖裔的範圍，由臺灣人擴大到亞洲人，再擴大到東方人，進而擴大到有移民背景的人。另外，隨著社交圈的擴大與深入澳洲社會的時間增長，他們也會逐漸改變，開始和生活或是工作領域中所碰到的不同人種來往（廖珮君，2005）。如同 Lee（1992）所說的，年輕移民的自我認同也受到同儕的影響，朋友以臺灣人居多的年輕移民傾向於認同自己臺灣人的身分認同，也較能接受臺灣的文化和傳統價值觀。

Kitano（1969）指出，不同世代的移民在語言、文化、經濟活動、同化程度、心理認同等各方面，均可能呈現不同的特質，這對移民研究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本研究發現，許多移民家庭多為子女教育的因素而移民澳洲，因此對父母而言，移民是否成功是相當在乎的，因為這關係到面子的問題。所謂的移民成功包括了：小孩是否讀了好的學校或科系？小孩是否找到好的職業？小孩是否有了好歸宿？故而，本文即將從性別角色的觀點，來分項討論臺灣移居澳洲的第一點五代移民在就學與就業、交友及婚姻上所展現的跨國性思維為何。

參、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透過 2001 年澳洲 15-24 歲臺灣出生移民普查資料以及針對 20 位移居澳洲布里斯本第一點五代臺灣移民的深度訪談，來做為剖析問題的依據。

不同生命週期（life-cycle）的移民，會展現不同的社會行為與思維方

式。爲了分析臺灣第一點五代移民的量化資料⁴，將年齡做適度的分組是必要的。如 0-14 歲族群代表了非勞動力的年輕小孩，15-24 歲族群表示了從就學轉進就業市場的年輕一代，而 25-44 歲族群則表示了完成學業而且進入就業市場的一代。這些不同的年齡層區分，和不同時期移入澳洲的移民是有相關的，如，年輕的年齡層（15-24 歲）是和 1975 年以後抵達的亞洲移民的小孩有關，而較年長的年齡層（25 歲以上）則和戰後 50 和 60 年代，抵達澳洲的歐洲移民小孩有關（Khoo *et al.*, 2002: 12）。因此，對於 1980 年代以後移入澳洲的臺灣移民小孩而言，取 15-24 歲的年齡層是有意義的。

在訪談質性資料上，本研究的設計是以社會地理學「局內人（insider）」的觀點，此觀點並不代表研究者是一個「漫無目的的探險者（random explorers）」，而應是一位帶有架構理念的「旅行者（traveler on structured journeys）」。在抽樣上，主要針對布里斯本的廿位一點五代臺灣年輕移民做深度訪談（其背景及特徵如表 1）。由於多數一點五代移民的英語與華語操作均流利，在習慣上不同的對象會以不同的語言交談，由於研究者來自臺灣，故自然的在訪問時主要用國語或臺語進行訪問。

肆、研究發現

一、性別與就業

根據澳洲普查統計資料顯示，2001 年共有 22,418 位臺灣出生移民，比前一次普查的 19,547 人增加了 14.7%。1991、1996 和 2001 年的臺灣出生移民年齡中位數分別爲 28.9、24.1 和 25 歲，相對於 2001 年澳洲海外出生人口平均年齡 46 歲及全澳洲平均年齡 35 歲，可知臺灣出生移民年齡結構除了年輕外，更有年輕化的趨勢。從性別結構（如表 2 和圖 1）上來看，

⁴ 指的是 2001 年澳洲普查資料。

表 1 樣本特性分析

編號	性別	年齡	婚姻狀況	移民年齡	移出時間	最高學歷	大多交友對象	身分認同	婚姻對象偏好	目前職業	回臺工作意願
B1	M	23	未	11	1991	企管碩士	臺灣人	依所在地而定	會中文者	投資顧問	無
B2	F	25	未	13	1990	飯店旅遊管理碩士	臺灣人	一半一半	臺灣人	旅遊	有
B3	F	25	未	14	1993	飯店旅遊管理學士	華人	依所在地而定	不知道	旅遊	無
B4	M	23	未	10	1991	IT 學士	臺灣人	一半一半	臺灣人	銷售員	有
B5	M	23	未	12	1992	室內設計學士	臺灣人	一半一半	亞洲人	求職中	看情形
B6	M	25	未	15	1993	建築學士	臺灣人	依所在地而定	臺灣人	建築	有
B7	F	24	未	14	1993	藝術學士	臺灣人	臺灣人	不設定	銷售員	有
B8	F	25	未	16	1995	電腦繪圖專科	臺灣人	臺灣人	亞洲人	餐廳	無
B9	M	20	未	5	1988	工程學士大二	臺灣人	隨時間改變	華人	餐廳	有
B10	M	21	未	11	1992	旅館管理及商科	臺灣人	臺灣人	亞洲人	求職中	有
B11	F	25	未	14	1993	數位設計碩士	臺灣人	依所在地而定	不排斥外國人	數位設計	有
B12	M	24	未	15	1995	資管碩士	臺灣人	臺灣人	臺灣人	電腦公司	無
B13	F	25	未	13	1993	新聞碩士	臺灣人	一半一半	亞洲人	求職中	有
B14	M	24	未	12	1990	企管碩士	臺灣人	一半一半	臺灣人	電腦公司	有
B15	M	25	未	11	1990	法律學士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臺灣人	律師	無
B16	M	24	未	17	1997	資管專科	澳洲人	一半一半	臺灣人	電腦維修	有
B17	F	23	未	19	2000	教育大二	臺灣人	一半一半	不介意	無	無
B18	M	22	未	11	1991	太空科學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沒想過	軟體工程師	無
B19	F	19	未	6	1991	應用科學	臺灣人	臺灣人	都可以	無	無
B20	M	24	未	13	1994	行銷學士	臺灣人	臺灣人	華人	DJ	有

表 2 澳洲臺灣出生移民年齡、性別結構表，1996，2001

	1996		2001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0-14	15.9	11.6	10.5	8.2
15-24	42.6	37.7	43.1	33.4
25-34	12.8	14.5	12.2	17.4
35-44	11.9	19.8	8.8	16.1
45-54	11.8	12.2	13.9	19.6
55-64	3.2	2.4	4.7	3.3
65+	1.9	1.9	1.9	2.0
總人數	8,751	10,796	10,152	12,266
	19,547		22,418	

資料來源：澳洲普查統計局，1981，1991，1996，2001 未出版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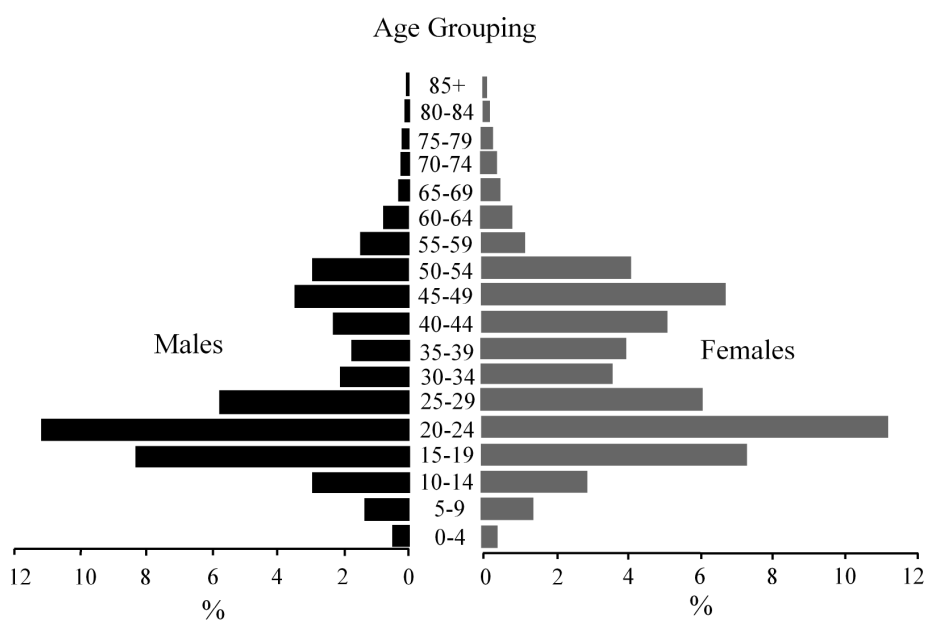


圖 1 2001 年澳洲臺灣出生移民人口金字塔

資料來源：澳洲普查統計局 2001 年未出版資料。

1996 年性別比是 81.1 (女性 = 100)，2001 年是 82.8，顯示臺灣出生的女性移民比男性高出很多，尤其是在 25-49 歲的年齡層上。其原因和臺灣出生移民近年來多以「技術移民 (skills migration)」來澳洲，但卻很少在移民前就已經找到工作或建立事業有關 (Ip, 2001)，他們大多是帶有大量資金與存款，準備到澳洲時能過一段沒有金錢困擾的舒適生活。同時他們並沒有結束在臺灣的事業，當臺灣的小家庭遷到澳洲安頓好妻小之後，丈夫大多會回到原居地經商，並不停的往返於臺澳間，一方面維持在臺企業的持續運轉，另一方面也滿足了丈夫在社會地位上的認同。這情形和香港的情形是相當類似的，因此這些人便被稱做太空人 (astronaut) 或空中飛人 (flying trapeze) (Ip, 1998 ; Pe-Pua *et al.*, 1996)，因為這現象導致了女性戶長的家庭增加。另外，0-14 及 15-24 歲的年輕男子的比率偏高則可能是因為男孩比女孩出國受教育的機會較高，這種現象也可以從 Kee and Skeldon (1994) 的研究得到印證。

2001 年 15-24 歲臺灣出生移民的失業率為 27.7，相較於所有臺灣出生移民的 15.9，年輕移民的就業率仍低，收入亦不高 (如表 3 和表 4)。其原因除了有許多小孩仍在就學外，也和臺灣移民大多是企業主，對於經濟上需求並沒有非常的迫切，以及傳統「唯有讀書高」的思想有關。家長對教育的態度是要求小孩只管讀書勿需工作，但這樣的結果不僅沒有讓小孩在重視經驗的澳洲工作環境得到好處，反而讓他們因學位太高 (over-qualified) 且無工作經驗而找不到適合的工作，許多人在求職時不敢說出自己的最高學歷，避免因學歷過高而喪失求職機會。正如受訪者 B17 小姐所說：

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不錯，我們能讀多高他們就給我們讀多高，根本就不需要我們去工作，他們只要我們好好讀書其他的不要去想，但是這讓我們沒有了工作經驗，你知道的，在澳洲是很需要工作經驗的.....，你知道嗎，很多人明明已經是碩士學位了，他在履歷表上卻只填學士，因為人家只要學士學位就好了，你填碩士人家會不敢要。

表 3 2001 年澳洲臺灣出生 15-24 歲移民勞動力

	所有年齡				15-24 歲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就業人口 a (A)	3,146	83.0	3,547	85.1	757	69.1	907	75.6
全職工作 b	1,881	59.8	1,731	48.8	263	34.7	276	30.4
兼職工作 c	1,120	35.6	1,656	46.7	450	59.4	580	63.9
未回答	146	4.6	160	4.5	44	5.8	51	5.6
失業人口 (B)	644	17.0	621	14.9	338	30.9	293	24.4
勞動力 (C)	3,790	41.7	4,168	37.0	1,095	25.0	1,200	29.3
(C) = (A) + (B)								
非勞動力 (D)	5,234	57.6	7,015	62.3	3,264	74.6	2,890	70.5
未回答 (E)	64	0.7	76	0.7	14	0.3	7	0.2
總人數(C)+(D) + (E)	9,088		11,259		4,373		4,097	
失業率 (F)		17		14.9		30.9		24.4
(F) = (B) / (C)								
總失業率%		15.9			27.7			

資料整理自：澳洲普查統計局 2001 年未出版統計資料。

註：a. Applicable to persons aged 15 years and over.

b. Full-time is defined as having worked 35 hours or more in all jobs in the week prior to Census night.

c. Includes persons who did not state their hours worked.

B20 先生指出：

上次有一所華人辦的學校他只要一位櫃檯小姐，結果來了許多碩士甚至博士學位的人來應徵，其中有很多是華人，結果學校都不敢錄取他們。

(一) 性別角色與教育背景

從 2001 年澳洲普查資料發現（如表 5），整體而言不論是一點五代臺灣移民或澳洲整體的公民，在就學科系的選擇上會因性別角色的不同而不

表 4 2001 澳洲臺灣出生移民 15-24 歲每週收入情形

	男性		女性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無收入	2,149	49.1	1,860	45.4
\$1 - \$39	191	4.4	188	4.6
\$40 - \$79	230	5.3	249	6.1
\$80 - \$119	306	7.0	277	6.8
\$120 - \$159	151	3.5	170	4.2
\$160 - \$199	135	3.1	151	3.7
\$200 - \$299	236	5.4	281	6.9
\$300 - \$399	173	4.0	167	4.1
\$400 - \$499	141	3.2	130	3.2
\$500 - \$599	135	3.1	116	2.8
\$600 - \$699	56	1.3	82	2.0
\$700 - \$799	49	1.1	47	1.1
\$800 - \$999	61	1.4	55	1.3
\$1,000 - \$1,499	43	1.0	38	0.9
\$1,500 or more	10	0.2	13	0.3
未填答	307	7.0	270	6.6
總計	4,373	100.0	4,094	100.0

資料來源：澳洲普查統計局 2001 年未出版資料。

同：男性偏重理工科系而女性偏重人文方面科系。這點澳洲和臺灣的情形相同，至少在量的數據上是如此。正如前述，性別的角色會受到「社會化和父母（家庭）」的力量所影響。現在就讓我們從社會化和父母的角度的角度，再深入的討論臺、澳兩地的社會化過程與父母觀點上的不同，如何影響不同性別年輕移民選擇科系。

年輕移民們之所以選擇這些科系，除了個人的興趣之外（前提是要有能力考上希望的科系），部分受訪者也提到語言因素的影響。臺灣移民小孩到了澳洲之後，通常在數理科目的表現上較為優異，原因之一是臺灣的數理教育紮根較深、學習較早，原因之二則是因為數理科目中的一些符號和運算都是世界共通的，不會用到太難的字彙。澳洲的中學在 11、12 年

表 5 2001 年臺灣出生移民和澳洲全體國民就學科系分布情形比較
(15 歲以上)

	臺灣		澳洲	
	男性 %	女性 %	男性 %	女性 %
自然科學	5.0	3.6	2.9	2.7
資訊科技	11.1	4.5	2.9	1.5
工程及相關學科	20.0	2.5	32.0	2.5
建築	3.6	1.5	10.3	0.7
農業、環境及相關學科	1.2	0.5	2.8	1.1
健康	6.7	9.1	3.5	14.8
教育	1.3	5.0	3.5	12.0
管理與商業	25.1	36.1	11.5	19.9
社會與文化	6.5	13.8	5.7	11.1
藝術	4.0	8.2	2.2	3.8
食物、服務	1.0	1.8	3.4	6.1
綜合領域	0.5	0.6	0.1	0.1
其他	1.3	1.6	1.0	1.1
未填答	12.8	11.1	18.2	22.7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澳洲普查統計局 2001 年未出版資料。

級時可以選讀莎士比亞等英國文學作品，對移民小孩而言，文學遠比數理科目更為艱深，須要更好的英文程度，因此他們會放棄選讀文科，而選擇對他們而言較不困難的商管、工程或資訊（從表 5 比較中即可發現端倪）。另一方面，他們也會跨國性的思考到臺灣和澳洲當前與未來的社會環境及市場需求，來評估就讀的科系。這通常有兩個指標，一為國內市場取向：比較臺灣與澳洲的不同性別的熱門職業取向（前提是未來要返臺就業或是要留在澳洲就業），另一為是否接掌父母事業（通常男性比較傾向接掌事業）。因此當他們在考慮就學科系時是會考慮到這些科系的未來就業或發展潛力。如 B20 先生所說：

當時來的時候，大家都會聽說小孩讀什麼比較不錯，這樣以後回臺灣比較能獲得較好的工作，又讀什麼比較好，以後在澳洲找工作比

較容易。大家都會說，男孩子要讀什麼，女孩子要讀什麼比較好，未來比較有潛力。當然啦，這還要考慮到他們自己的興趣。

當然，不同的國情對於性別角色的看法也會有些許的差異，如 B12 小姐對不同國籍有不同觀念說出他的看法：

男生從臺灣帶來的觀念會影響他對科系及就業的選擇，如我有一個澳洲朋友是助產士，這對臺灣男生而言根本就不可能的。我覺得這觀念影響很大，和在澳洲能不能生活比較沒有關係。因為他們讀什麼會考慮到以後回臺灣能開什麼？做什麼？

另外，家長通常仍會以自己的價值觀，希望兒子能扮演臺灣傳統的性別角色。如，做好繼承事業、光宗耀祖等準備，而對女性則多以好的歸宿為主要考量。如，希望女性未來能自給自足，將來結婚後尚能獨立不被夫家欺負。也就是說在選擇科系上家長對女兒的要求是比兒子較有彈性。如 B2 小姐所說：

他們（指父母）會希望哥哥、弟弟去讀書和學電腦，反而對我不要求。父母也希望有人讀建築，但會尊重我們，知道強迫是沒有用的。反正他們認為，男生要繼承事業、傳宗接代，讀的科系以後要有用，我們女生他們覺得反正以後要嫁人，不要被先生欺負就好了。

（二）性別角色與就業

從表 3 中可以發現，15-24 歲中女性的失業率是比男性來的低，表示女性在就業的能力上是比男性來的高。而且男性無收入的比率是高於女性的（如表 4）。其原因在於從事的職業類別對第一點五代移民而言，被視為是一種社會的自我認同，尤其是男性會更加注重，如果男性在畢業後一段期間內找不到工作，壓力是很大的。男性通常會認為穩定且好的工作，對

家人及朋友而言是比較有面子，而且他們會認為這工作是必須可以養家和有發展潛力的。同時他們會希望在某個年齡前要事業有成，讓他們在找對象上也比較有競爭力，也滿足其社會的自我認定。所以，男性在面對家庭、社會及自我壓力的傳統觀念束縛下，在求職上比較不會委曲求全，故而要找到自己認為合適工作的空間及彈性就比較小。因此，有許多臺灣男性年輕移民並未在澳洲有謀職的經驗，他們通常畢業後就直接返臺工作或接掌父母事業，因為他們認為在臺灣比較有競爭優勢而且也好找到工作，也可能他們在移民一開始就決定了以後回臺灣就業。

而女性就業選擇就比男性較為彈性，他們在就業上較無男性的社會與家庭壓力，通常家長在傳統觀念下會認為女性終究要嫁人（雖然這想法一直受到女兒的抗議），有一份安定且能獨立自主的職業以提升未來婚姻上的籌碼是重要的。同時女性比男性容易放下身段，而且也比較能接受轉換職業，因此對於行業與職業的選擇較為寬廣。

正如 B13 小姐所說：

還好，父母比較傳統，沒給我們什麼壓力，他們認為女生不可到處亂跑，應該讀書、畢業，然後結婚。

其實我認為這裡的男生受到家裡的保護太多了，他們根本沒有勇氣出來找工作，聽人家說澳洲工作機會少，連嘗試都沒嘗試就回臺灣去了，有些人的父母早就安排好出路了……他們很矜持的，不是很襯頭的工作是不會選擇的，你知道的來到這裡的父母多有頭有臉，兒子太遜是會很沒有面子的。像我們女生就比較有彈性囉，我們的腰比較軟，像我們做美髮美容、做秘書都可以，男生好像就比較困難了。

從表 6、7 及圖 2、3 中可了解，15-24 歲臺灣出生的年輕移民主要從事零售、住宿與餐飲業、房地產與商業服務（Retail Trade, Accommodation

表 6 2001 年澳洲 15-24 歲與所有年齡臺灣出生移民行業類別比較

行業類別	所有年齡		所有年齡		15-24 歲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農、林、漁業	81	2.6	51	1.4	12	1.6	0	0.0
礦業	6	0.2	6	0.2	0	0.0	0	0.0
製造業	311	9.9	286	8.0	45	6.0	52	5.8
電力、瓦斯、水提供	3	0.1	9	0.3	0	0.0	0	0.0
建築業	81	2.6	45	1.3	8	1.1	3	0.3
批發業	464	14.8	366	10.3	62	8.2	49	5.4
零售業	489	15.6	586	16.5	169	22.4	220	24.4
住宿與餐飲業	256	8.2	351	9.9	109	14.4	175	19.4
運輸與倉儲	135	4.3	146	4.1	13	1.7	21	2.3
通訊服務	75	2.4	47	1.3	25	3.3	15	1.7
金融與保險	159	5.1	249	7.0	33	4.4	55	6.1
房地產與商業服務	429	13.7	423	11.9	115	15.2	93	10.3
政府機構	52	0.7	73	2.1	7	0.9	11	1.2
教育	180	5.7	317	8.9	57	7.5	63	7.0
健康與社區服務	186	5.9	337	9.5	42	5.6	76	8.4
文化與休閒服務	47	1.5	58	1.6	17	2.3	26	2.9
個人及其他服務	55	1.8	78	2.2	6	0.8	19	2.1
其他	33	1.1	15	0.4	5	0.7	0	0.0
未填答	91	2.9	110	3.1	30	4.0	23	2.6
總計	3,133	100.0	3,533	100.0	755	100.0	901	100.0

資料整理自：澳洲普查統計局 2001 年未出版統計資料。

and Restaurants and Property and Business Services) 等行業，其次為批發、製造、教育、健康與社區服務、金融與保險(Wholesale Trade, Manufacturing, Health and Community Services, Education, Finance and Insurance)。其中男性和女性的行業比重互有不同，在零售、住宿與餐飲業及健康與社區服務上女性所占比率高於男性，而房地產與商業服務和批發業上男性所占比率則高於女性。從職業類別來看，14-25 歲的臺灣出生年輕移民職業類別，主要在專業人員、中階文書、銷售員與服務工作者和初級文書、銷售員與服務工作者 (Professionals, Intermediate Clerical, Sales and Service Workers and Elementary Clerical, Sales and Service Workers)。同時，男性和女性的

表 7 2001 年澳洲 15-24 歲與所有年齡臺灣出生移民的職業類別比較

職業類別	出生地		所有年齡				15-24 歲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經理與行政人員	572	18.2	301	8.5	26	3.5	10	1.1		
專業人員	865	27.5	1,018	28.8	215	28.6	231	25.6		
準專業人員	465	14.8	345	9.7	64	8.5	30	3.3		
貿易及相關工作者	150	4.8	51	1.4	27	3.6	5	0.6		
高階文書與服務工作者	29	0.9	259	7.3	6	0.8	33	3.7		
中階文書，銷售員與服務工作者	387	12.3	802	22.7	154	20.5	317	35.1		
中階生產與運輸工作者	136	4.3	43	1.2	33	4.4	4	0.4		
初級文書，銷售員與服務工作者	255	8.1	433	12.2	136	18.1	215	23.8		
勞工與相關工作者	142	4.5	151	4.3	61	8.1	31	3.4		
其他	72	2.3	42	1.2	6	0.8	5	0.6		
未填答	76	2.4	95	2.7	25	3.3	21	2.3		
總計	3,149	100.0	3,540	100.0	753	100.0	902	100.0		

資料整理自：澳洲普查統計局 2001 年未出版統計資料。

職業別比重也互有差異，特別是在中階文書，銷售員與服務工作者和初級文書，銷售員與服務工作者上，女性所占比率明顯高於男性。同時從表 6 中亦可發現，15-24 歲和所有年齡的行業別已有些許的不同，這點和從訪談結果也可發現，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多為大學以上程度，他們目前的職業與父母職業相關性低（除了接掌父母事業外）（如表 1）。正如前述，父母對子女的受的教育科系會受到性別角色所影響，因此這也間接的影響到了性別角色在年輕移民選擇職業上的作用力。B2 小姐認為：

我是依據我所受的教育去找相關的工作的，這和我父母的行業完全不同，還好我學的科系是我喜歡的，父母很支持我的，當然我也去找這方面的工作囉，可能我是女生父母要求不多。其實我聽說有些男生父母會要求他們要唸醫生、理工科或是法律，他們受的限制好像比較多，當然我們都希望學有所用，所以我覺得找行業應該和所受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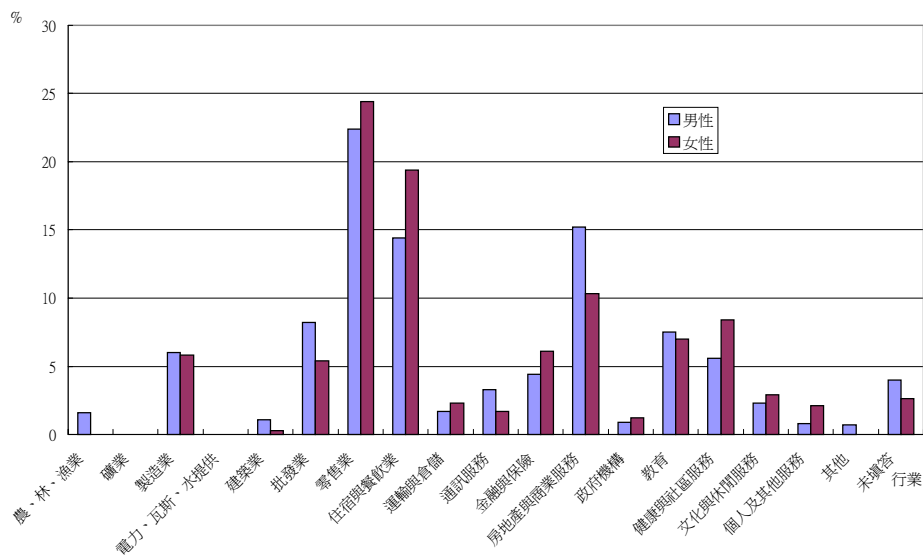


圖 2 2001 年澳洲 15-24 歲臺灣出生移民的行業類別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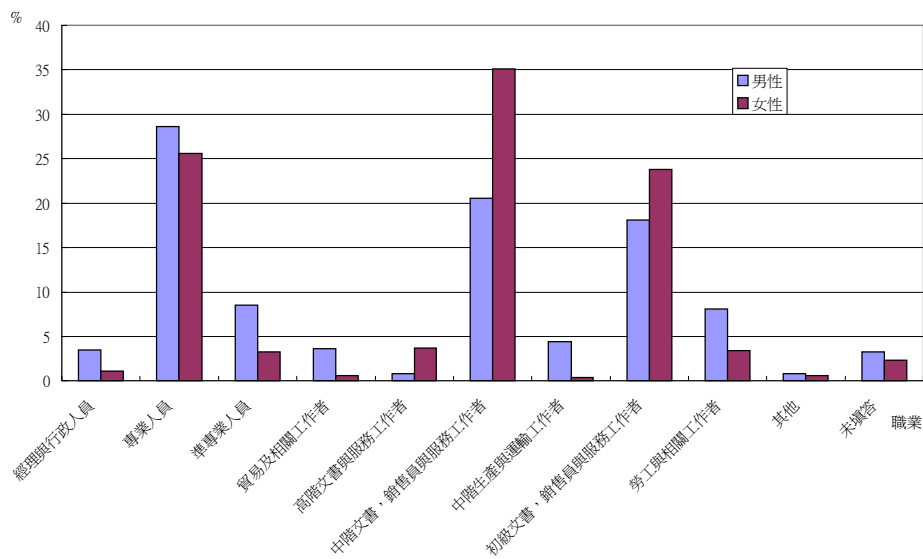


圖 3 2001 年澳洲 15-24 歲臺灣出生移民的職業類別

有很大的關係吧。

B7 小姐則說：

像我學藝術的，就好像是女生學的科系，要是男生，父母可能會認為這要如何養家啊？

由上述我們可以感覺到，面子在就業中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就業是一種社會階層的自我認同，在臺灣的傳統觀念上好的職業（通常是白領階級）是被家長們及同儕們認為是比較有面子的，而這種觀念男性是比較在乎的。男性年輕移民的就業壓力比女性大且較無彈性。通常女性在社會分工上的廣度是比男性大的，如女性可以做一般「典型」的男性工作，如除草，洗車，開車，有時還會得到讚賞，而男性做女性的「典型」工作則會被當成笑話，如在家看小孩。在工作上，男性較女性無法放下身段，以至於喪失許多工作的機會。

二、交友與婚姻

通常，年輕移民主要透過學校、社團和打工等地方結交朋友，而父母的態度也比較不會干涉子女交友情形，大多認為只要不要學壞就好。從實地的觀察發現，他們的交友情形是可以分成兩個層次的，一是職場（工作場域），此場域的社會網絡多是跨族群文化的，另一是交友（休閒場域），此場域多是單族裔社群（如臺灣朋友）。而交友時談論的話題、同儕的壓力以及個人背景，是影響他們是否能融入該團體的主要因素。因為相同話題代表著相同的語言、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以及類似的生活背景。余德慧、顧瑜君（1991）認為，跨文化溝通包含了語言的與非語言的溝通。在剛開始與新環境接觸時，能不能夠流利、順暢的運用語言，可能會影響遷移者的社會適應、人際交往。但接觸時間一久，非語言的溝通反而是引起溝通困難的最大因素。這種情況是：一個人可能明白別人說出來的每一個詞句，但是往往不能確定自己是否真的了解那些詞句非語言的涵義。當

一個人使用母語時，常在不自覺的狀況下同時表達了語言的與非語言的意義，對一個外來者而言，可能很難察覺其中的非語言意義。這對於在臺灣出生且受過一定時間基礎教育，並保有一定程度對臺灣的記憶以及熟悉度的一點五代移民而言，和同儕之間的話題容易環繞在臺灣發生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一方面，如果有人要更融入此團體，便必須更關心臺灣發生的事情，使得更熟悉他們所共同的事務，如此他們更會在一起，更容易形成臺灣人和臺灣人在一起的情形。當然，這也要考慮到個人的個性。我們可以從布理斯本市 4EB 電臺中由一群一點五代臺灣移民主持的節目中可發現，他們放的流行音樂多來自臺灣，所談論的話題也是與臺灣當前流行文化息息相關。

因此，共同的話題是造成臺灣一點五代移民族裔集中的重要因素。共同話題包括了語言能力和文化熟悉二層面。會說的語言或熟悉的文化越多，在同儕交友上就越能跨族裔，反之則會越集中在同一族裔。一般而言，女性的跨族裔共通話題是比男性多的；熟悉語言和文化的多寡，會影響他們加入不同族裔同儕的機會，讓他們的社交圈從多以臺灣人為主，進而跨族裔的擴大至華人、亞洲人以致於洋人。

B20 先生就從共通話題的角度，舉例說出兩性在交友時的不同：

其實，男生和女生在交外國朋友時沒什麼不一樣啦，都有阿。但我覺得女生好像比較容易融入外國人團體，因為女生的話題比較一般，他們愛美、喜歡 Shopping，他們在一起有共同的話題，沒有隔閡。但男生就不一樣了，澳洲男生的話題多在運動，我們臺灣的運動是棒球，他們是板球，根本就沒有共同的話題。這要就很難和他們深交，興趣不同嘛。

不論是家長或是子女本身，對於婚姻的族裔選擇就比交友謹慎許多了，而且也有了性別差異。本次訪問結果顯示，受訪者在婚姻方面多希望

自己未來結婚的對象是臺灣人或最好是和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像是：出國留學過、在國外生活過、有移民經驗的或是具有中、英文能力的人。畢竟他們多認為結婚是一輩子的事情，同樣語言、文化背景的對象是比較容易溝通的。尤其是男性會考慮另一半的語言和文化背景是否能讓父母或家庭接受，如 B12 先生所說：

結婚對象當然是臺灣人，因為文化的關係，我講的、想的，她可能比較了解，如果是外國人，除非她對中華文化有興趣。我覺得生活上若沒有交集，蠻難生活下去的。所謂的中華文化，就是儒家所說的做人的規矩，及一般的生活習慣，如對父母要尊重。

B14 先生則認為：

臺灣人對臺灣女生比較有感覺，若論及婚嫁的話，也比較可以和父母溝通，父母也認為跟東方的女生都沒問題。

但有些女性受訪者則表示，在婚姻對象的族裔選擇上比較彈性且比較不排斥外國人。如 B3 小姐所說：

不知道，自己也不是很融入澳洲人社會，且臺灣男人還是有重男輕女的觀念，比較大男人，不太能適應。我想找有共同價值觀的人，有些思想已和臺灣人不同，之前交的二個男友都是香港人。

B8 小姐表示：

不會設定，沒有想那麼多，要看個性合不合。父母想要東方人，而且要會說國語的。

在家長方面，他們多認為子女結婚對象的族裔最好還是臺灣人，但也

會尊重子女的選擇。但他們比較能接受女兒結婚對象是外國人，其原因除了傳統上認為女兒是嫁出去的以外，對於女兒能嫁外國人也似乎比較有面子。同時，他們認為追求臺灣女性的外國男性，多多少少對中華文化不排斥，如吃中餐、學中文、孝順父母等，而且以後生活不一定住在一起，文化衝突較小。同時他們也認為外國男生比較尊重女性，縱使未來回臺灣的話，至少洋女婿還能教英文，在生活上經濟上比較不用擔心。父母覺得這提高了洋女婿一起返臺的意願，女兒也可以在身邊。

對男性年輕移民選擇族裔對象而言，他們考慮的似乎比較複雜點。在臺灣的傳統觀念下，男性被視為家族及經濟的繼承者，在家族繼承血統上能否接受混血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加上家長及兒子多認為外國女性女權高，怕以後如果生活在一起會有文化的衝突，家長也怕取了洋媳婦後兒子可能搬走而與自己疏遠。同時，對周遭的親友而言，娶洋媳婦似乎不若嫁洋女婿自然。因此，在婚姻對象上，男性年輕移民所受的限制是比女性來的多的。

B11 小姐就認為：

結婚對象？那要看家庭背景囉。臺灣的觀念認為女兒要嫁出去，比較沒有關係，好像父母也比較有面子。你想想，會追求臺灣女生的洋男生多多少少對我們的文化有興趣吧。這樣以後和家人一起生活也比較不會有問題。而且人家說，男追女，如隔山。女追男，如隔紗。我覺得女生嫁外國人的機會應該會比男生取外國女生容易吧。

B12 先生也有同樣看法：

其實我們男生可憐多了，想想以後取了個洋老婆回家，如果和家人溝通不良怎麼辦？這不是自己好就好的問題，這是一家子的問題。老爸怕我以後不回家了，因為他認為洋女人的女權很高。

故而，不論男女多希望未來結婚的對象和自己或家庭的背景相似（如同族裔或同樣有移民經驗者），如此容易溝通觀念。由於臺灣傳統上對男女婚姻的觀念及態度不同，而這想法也跨國性的影響了移民澳洲的臺灣父母與子女。他們的想法多以保障自己或家庭的利益為出發點，認為男性要扮演服伺父母、經濟及宗族傳承的角色，所以對男性的期望較高，他們會認為娶來的媳婦會直接影響到夫家的生活。而對女性則多認為是嫁出去的，只要嫁得幸福，家人便覺這是美事一樁。因此，通常女性是比男性容易接受跨族裔的婚姻。

伍、結 論

本研究從就學與就業、交友及婚姻的議題上，提出了一些跨國性思維對性別角色的影響。從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臺灣的傳統價值觀在一點五代移民就學與就業、交友及婚姻的上扮演了很重要角色。雖然他們在澳洲接觸了與臺灣不同的文化觀念與教育，想法更開放自由，對兩性的態度也更為平等。但是從研究中我們可以嗅覺的到，這觀念對子女的限制與要求，仍跨國性的透過父母、家庭、個人及同儕等管道，深深地影響著他們人生中的重大決定。尤其是父母的影響甚鉅。

其實當我們討論臺灣移民的跨國思維時，可從長期影響和短期影響的兩個層次來思考。長期影響指的是比較深層的一部分，也就是長久以來根深蒂固的觀念和想法，不管遷移到任何地方會如影隨形且不易改變，這屬於文化的一部分。通常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和想法多和父母的角色有關，也和他們當初移出前所受的社會化過程有關（包括當時的社會環境與價值觀），也就是他們會因為不同社會環境與價值觀時期移出，而有不同的想法與觀念。如，在家庭中仍然必須順從父母（尤其是父親）的權威，在做重大決策時仍傾向聽從家長的安排；又如，當他們在討論或做決定時，家長常常會拿當時在臺灣的觀念或想法（如，男性必須養家糊口，且必須事業有成；書必須讀越高越好；不同的性別應就讀的不同的科系；找對象選

是找臺灣人好)來做比較等等。另一是短期的影響，短期影響指的是移民會透過快速的通訊及交通科技，隨時了解母國社會的變遷而進行隨時的升級，這是會隨時改變的。例如，在就學與就業上，他們會同時考慮未來臺、澳二地(是至全球)的就業趨勢而選擇所讀的科系；又如在交友上，年輕移民會跨國性的找到以臺灣為主題的共同話題，以增進彼此的共通性。

另外，跨國思維也有各國的共通性和獨特性思維的層次性問題。我們所認為在澳洲影響年輕移民的「臺灣的傳統文化或觀念」，似乎有些是和其他國家有共通性的，如，父權、特定的性別角色等。然而，文化的涵蓋面是動態的，他會隨面對不同的環境及族群而不同。或許在某些議題上有若干共同性，但不同的社會還是會有不同社會化的成果。正如前述在學科的選擇上臺、澳相似，但其背後的社會化過程卻是不同的。

多元文化的呈現，隱喻了各文化背後和母國文化的臍帶。在多元文化的框架下，在臺、澳二地建立所起的跨國性社會場域，是值得注意的。然而，雖然他們在跨國思維下多保有臺灣的傳統文化(民俗節慶、風俗習慣等)與既有的行為模式(讀書為小孩子最重要的事、做生意時抓的利潤較高、比較不遵守法律等)。但在時間的粹煉下，他們的行為模式也發生了變化。在澳洲的社會中逐漸發展出臺灣與僑居地文化融合後的文化新行為模式，且正默默的生根中。

二十年來，當初隨父母移民加入澳洲美好教育的小孩，陸續已長大且開始投入社會。這不經讓我們想了解，究竟這些小孩在移居地的演變到底如何？他們在優渥的父母社會資產下，他們會因為父母的關係而發生文化改觀的現象嗎？他們是跟著第一代移民的腳步呢？還時有著不同的移民特徵和經驗呢？同時，澳洲出生的臺灣第二代移民也逐漸長大成人，他們是否有這和第一代及一點五代移民一樣有這顯著的跨國性思維呢？還是有這不一樣的發展呢？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持續追蹤與討論的。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王瑞香（2004）基進女性主義，女性解放的基本契機，顧燕玲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
- 余德慧、顧瑜君（1991）四個留學生的漫漫心路，中國人的海外情結，臺北：張老師出版，頁 1-51。
- 林芳玫（2004）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自由、理性、與平等的追求，顧燕玲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
- 邱淑雯（2005）性別與移動，日本與臺灣的亞洲新娘，臺北：巨流。
- 姜蘭虹、徐榮崇（2000）區位決策與就業適應—以雪梨的臺灣移民為例，地理學報，臺北市：臺灣大學，27：1-20。
- 姜蘭虹、宋郁玲（2001）移民就業類型與適應—以澳洲臺灣移民為例，地理學報，臺北市：臺灣大學，29：1-26。
- 范情（2004）當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經濟、社會與心理機制的改造，顧燕玲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
- 徐榮崇（2002）澳洲臺灣移民的居住地選擇與決策過程—以雪梨，布里斯本及墨爾本為例，博士論文，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理研究所。
- 徐榮崇（2003）澳洲墨爾本地區臺灣移民的居住地分布與偏好，市師學報，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34：91-116。
- 徐榮崇、姜蘭虹（2004）澳洲臺灣移民的空間性與地方性—以居住地的選擇與決策思考，人口學刊，臺北：臺灣大學，28：81-107。
- 時蓉華（1996）社會心理學，臺北：正大印書館。
- 陳芳惠（1987）洛杉磯華裔移民的文化不適應現象，中國地理學會會刊，15：157-179。
- 廖珮君（2005）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在臺、澳社會間的適應與自我認同，碩士論文，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教研究所。
- 廖珮君、姜蘭虹和徐榮崇（2005）年輕移民在臺灣、澳洲兩地之間的流動原

因、適應與自我認同，中國地理學會會刊，36：59-87。

英文部分

- Al-Ali, N. S. and K. Koser. 2002.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home." Pp. 1-14 in *New Approaches to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me*, edited by N. S. Al-Ali and K. Koser. London: Routledge.
- Alicea, M. 1997. "A chambered nautilus: the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Puerto Rican women's role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Gender and Society* 11(5): 597-626.
- Avila, P.H.-S.A.E. 1997. "I'm here, but I'm there: the meanings of Latina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Gender and Society* 11(5): 548-571.
- Best, D. L., J. E. Williams, J. M. Cloud, S. W. Davis, L. S. Robertson, J. R. Edwards, E. Giles, and J. Fowles. 1977. "Development of sex-trait stereotypes among young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and Ireland." *Child Development* 48: 1375-1384.
- Brody, E. B. 1970. "Migration and adaptation: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in *Behavior in New Environments Adaptat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 edited by Eugene B. Brody,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 Cahill, D. 1990. *Intermarriages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s—A Study of Filipina Women Married to Australian, Japanese and Swiss Men*. Quezon: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
- Cheng, S.-J.A. 1999. "Labor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a feminist perspective." Pp. 38-58 in *Gender and Immigration*, edited by G. A. Kelson and D. L. Delae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Chiang, L.-H.N. 2004. "Middle-class Taiwanese immigrant women adapt to life in Australasia: Case Studies from Transnational Households." *Asian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10(4): 31-57.

- Delaet, D. L. 1999. "The invisibility of woman in scholarship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p. 1-10 in *Gender and Immigration*, edited by G. A. Kelson and D. L. Delae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Donovan, J. 1987. *Feminist Theory: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American Feminism*. U.S.A: The Ungar Publishing Co.
- Espiritu, Y. L. and T. Tran. 2002. "Vietnam, my country: Vietnamese Americans and transnationalism." Pp. 367-389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edited by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Faist, T. 2000. *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uron, G. E. and N. Glick-Schiller. 2002. "The generation of identity: redefin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within a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Pp. 169-207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edited by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Gleitman, H., A. J. Fridlund, and D. Reisberg. 2004. *Psychology*. New York: W. W. Norton.
- Glick Schiller, N., L. Basch and C. Szanton Blanc. 1992. "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Pp. 1-24 in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edited by Glick Schiller, N., Basch, L., and Szanton Blanc, C..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 Glick-Schiller, N. 1997. "The situation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Identities* 4(2): 155-166.
- Glick-Schiller, N. and G. Fouron. 2001. *George Woke Up Laughing: 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 and the Search for Home*.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regson, N. and M. Lowe. 1994. *Servicing the Middle Classes: Class, Gender and Waged Domestic Labour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Guo, F. and R. Iredale. 2003. "The View From Australia." in *Return Migration in*

- The Asia Pacific*, edited by Robyn Iredale, Fei Guo and Santi Rozario.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 Hall, S. 1990. "The Diaspora and culture identity." in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edited by J. Rutherford.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Hanson, S. and G. J. Pratt. 1995. *Gender, Work, and Spac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Hardill, I. 2002. "Spatial mobility within the education system." Pp. 79-88 in *Gender, Migration and the Dual Career Household*, edited by I. Hardill. New York: Routledge.
- Hugo, G. 1995. *Understanding Where Immigrants Live*, Canberra: Bureau of Immigration Multicultural and Population Research.
- Ip, D. 2001. "A decade of Taiwanese migrant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Comparisons with Mainland Chinese and Hong Kong settlers."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23: 113-145.
- Ip, D., C. T. Wu, and C. Inglis. 1998. "Settlement experience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Review* 22(1): 79-97.
- Ip, D. and C. Lever-Tracy. 1999. "Asian women in business in Australia." in *Gender and Immigration*, edited by G. A. Kelson and D. L. Delae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Jaggar, A. M. 1983.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 J.: Rowman & Littlefield.
- Jayasuriya, L. and K. Pookong. 1999. *The Asianisation of Australia? Some Facts about the Myths*.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 Jones-Correa, M. 1998. "Different paths: gender, immigr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2(2): 326-349.
- Katz, C. and J. Monk. 1993. *Full Circles: Geographies of Women over the Life Course*. London: Routledge.
- Kee, P. and R. Skeldon. 1994. "Th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Hong Kong Chinese in Australia." Pp. 183-196 in *Reluctant Exiles? Migration from Hong*

- Kong Chinese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Australia*, edited by R. Skeldon.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 Khoo, S.-E., P. McDonald, D. Giorgas, and B. Birrell. 2002. *Second Generation Australians*.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
- Kibria, N. 1990. "Power, patriarchy, and gender conflict in the Vietnamese immigrant community." *Gender and Society* 4(1): 9-24.
- Kitano, H. H. L. 1969. *Japanese American: the Evolution of a Sub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 Langlois, J. H. and A. C. Downs. 1980. "Mothers, fathers, and peers as socialization agents of sex-typed play behaviors in young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51: 1237-1347.
- Lee, S. R. 1992. *The Attitude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Brisbane towards Assimilation: An Internal Perspective*, B.A. Honours Thesis, Faculty of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 Australia.
- Levitt, P. 2001.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taking stock and future directions." *Global Networks* 1(3): 195-216.
- Levitt, P. 2002. "The ties that change: relations to the ancestral home over the life cycle." Pp. 123-144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edited by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evitt, P. and M. C. Waters. 2002. "Introduction" Pp. 1-30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edited by P. Levitt and M.C. Wat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ight, I. 2001.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ism and trade."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0(1): 53-79.
- Millett, K. 1970.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 Mischel, W. 1970. "Sex-typing and socialization." in *Carmichael's Manual of Child Development*, edited by P.H. Mussen. New York: Wiley.

- Momsen, J. H. 1999.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London: Routledge.
- Morrison, L., S. Guruge, and K. A. Snarr. 1999. "Sri Lankan Tamil immigrants in Toronto: gender, marriage patterns, and sexuality." in *Gender and Immigration*, edited by G. A. Kelson and D. L. Delae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National 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uncil. 1999.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 for a New Century: Towards Inclusiveness*. Canberra: AusInfo.
- Pallotta-Chiarolli, M. 1989. "From coercion to choice: second-generation women seeking a personal identity in the Italo-Australian setting."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10(1): 49-63.
- Penny, J. and S.-E. Khoo. 1996. *Intermarriage: A Study of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Canberra. A.C.T.: A.G.P.S..
- Pe-Pua, R., C. Mitchell, R. Iredale, and S. Castles 1996. *Astronaut Families and Parachute Children: The Cycle of Mig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Australia*. Canberra: Bureau of Immigration, Multicultural and Population Research.
- Portes, A. and M. Zhou.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 74-97.
- Portes, A. and R. Rumbaut. 2001.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ichard, M. A. 1991. *Ethnic Groups and Marital Choices*. Vancouver: UBC Press.
- Rocheleau, D. E., B. P. Thomas-Slayter, and E. Wangari. 1996.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Global Issues and Local Experiences*. London: Routledge.
- Salaff, J. W. 1997. "The gendere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 as work."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6(3-4): 295-316.
- Schak, D. 1999. "Middle-Class migration and problems of adjustment: Taiwanese business migrants in Brisbane." Pp. 117-148 in *Asian Migration: Pacific Rim Dynamics, Monograph No.1*, edited by Y. F. Tseng, C. Bulbeck, N. Chiang, and R. Hsu. Taipei: Interdisciplinary Group for Austral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Smith, M. P. and L. Guarnizo. 1998. *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Smith, R.C. 2002. "Life course, generation, and social location as factors shaping second-generation transnational life." Pp. 145-167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edited by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Truong, T.-D. 1996. "Gende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policy, research and networking."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5(1): 27-52.
- Vickerman, M. 2002. "Second-generation West Indian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edited by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Wolf, D. L. 2002.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emotional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struggles of second-generation Filipinos." Pp. 255-294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edited by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Wu, C. T., D. Ip and C. Inglis. 1998. "Settlement experiences of recent Chi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A Comparison of Settlers from Hong Kong, Taiwan and China." Pp. 391-422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edited by E. Sin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Yeoh, B. S. A. and L.-M. Khoo. 1998. "Home, work and community: skill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xpatriate women i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6(2): 159-184.
- Young, S. and R. Madden 1992.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 migrating to Australia and their migration decisions." in BIR Bulletin, no. 6, Melbourne: Bureau of Immigration Research, April, 1992.
- Zlotnik, H. 1995. "Migration and the family: the female perspective."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4(2-3): 253-271.